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先聖大訓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先王之道至周室東遷而後漸毀壞無餘故夫子有乾坤幾熄之歎官師失職講學風起禮失求之野聖人豈得已哉夫子所修訂七十子所傳播一亂于諸子之邪說再燬于秦火之一炬自始皇三十四年燒禁詩書百家語直至漢孝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數十年間天下幾于無書又豈止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哉至于文景之世書始稍稍出齊魯古文論語遂傳于世微言大義可得而聞然今世所行皆魯論三書篇

第弗同而問王知道今皆無傳以此證之聖言亡逸者
多矣卽家語戴記諸書所載固未必備也且亦不能無
孱亂故欲輯錄夫子言行爲專書大非易事宋楊慈湖
先生嘗輯先聖大訓五十五篇漢人本以傳視論語今
若以論語爲內傳此書爲外傳則夫子之言行亦可謂
略備矣嗚呼世變今益異于古風俗敗而情欲肆一切
取恣意相臨相劫詭詐爭殺禍之所極如洪水猛獸而
莫之禦焉雖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聖人者出正人
心維風俗旣使大原大本昭然不沒于天壤之間然後

撥亂而反之正則亦須與間事耳子思子以非聖無親
爲大亂之道且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又安得家說戶曉
盡人而讀此書尊崇信守寔以化被其于世道豈小補
哉是尤刊之者之意也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
序

四庫全書提要

先聖大訓六卷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編蒐輯孔子遺言排比成五十五編而各爲之註錢時作簡行狀曰其歸白冑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始取先聖大訓閒見諸雜說中者刊譌別誣萃成六卷而爲之解卽此書也簡之學出陸九淵其嘉泰二年擬陛辭劄子稱臣願陛下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嘉定三年面對稱舜曰道心明心

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案此據孔叢子之文其實尚書大傳先有此言

不云孔子僞撰孔叢子者剽剽其文駕言先聖耳謹附訂於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

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考其立言宗旨已開新會餘姚之派故註是書往往借以抒發心學未免有所牽附然秦漢以來百家詭激之談緯候怪誕之說無一不依託先聖爲重龐雜蕪穢害道滋深學者愛博嗜奇不能一一決擇也簡此書削除僞妄而取其精純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間字句異同文義舛互亦皆參訂斟酌歸於一是較

之薛據集語頗爲典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
驪淵矣

序

宋寶謨閣學士楊公敬仲生與紫陽同時紫陽嘗稱其學有爲己功夫一時學者師宗之尊爲慈湖先生蓋先生慈人也歿而崇祀於鄉俎豆沿今不廢柱承學未窺大道幸叨慈令甫視篆卽攝衣冠謁祠再拜肅瞻遺像已乃獲先生纂註先聖大訓讀之卒業作而歎曰懿哉是編眞聖經之羽翼而紫陽氏之同調也夫聖言若化工然一元渾淪七政旁洽而後晦明闡條理不亂而化工成聖人之道廣大精微猶是也窮聖道者致廣大

盡精微止矣論語一書於凡三才之綱領萬化之權輿約其歸趣要言不煩令人咀之有餘味而遵之莫竟其途輒自得紫陽傳註而微言炳於日星萬古不爲長夜紫陽固聖道之功臣也若夫列國之咨諏門弟子之問難條分縷析義精旨微固卽廣大中之悉備而散見於家語戴記諸書者惟慈湖先生爲之訂其同異彙爲大訓一編時出獨解詮釋之奧衍宏深洵足羽翼聖真以絜紫陽幾相亞者儻謂論語之外無庸演繹遂與驗商羊識萍實遺沙丘之讖發鍾離之筭諸窈渺不經之譚

同類而共棄可乎是編刻燬久矣寧郡前守雲間張公
購善本將去郡時捐俸付梓以嘉惠四方語云善道者
不勦說以立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先生有焉又云
篤古者辨乎志尙友者存乎識張公有焉公治郡多惠
政旣去而士民懷之是編梓於舊治且可以當甘棠之
愛也郡庠鄭生光弼好古士也實董梓事以公命來索
序柱下吏不敢辭敬以卮言附公之後萬曆乙卯季秋
上澣之日吳門後學陳其柱薰沐拜書

序

宋大儒楊慈湖先生纂集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見於家語庸孟禮記大小戴記者悉爲採集編次而註之凡六卷五十五篇原刻久燼鮮得而傳往得之吾友俞仲濟仲濟得之焦弱侯太史會軫出守明州表章鄉先正乃守土者之責謀之仲濟復以精校善本見示因捐俸付剞人將歸楊氏子孫守之而慈令君陳玄素忻然助成顧軫於先生之學未之能窺也蓋先生之言曰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

以觀經史旨哉乎其言之也後世九家興二氏熾各以其浮華小辨爭鳴於世或偏焉而不該或駁焉而不純譬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羣星列宿各有所屬而不能如日月之經天故非聖之書不可以輕游目也我朝屈眾說尊六經獨以表章孔聖爲主絜載功令凡二百五十年來上以享重熙累洽之運而下以顯宗工鉅儒經緯天地之業間有信口而背傳記師心而非往古者卽三尺童子皆能搖筆而議之蓋先聖之澤其淪肌入髓一至於此論語孝經易春秋詎有以遺言

爲恨然得大訓而後孔子之精微始全精金美玉一不
爲少布帛菽粟百不爲多此書非特先聖之功臣抑亦
後學之導師矣或云禮記大小戴半出漢儒未必盡由
聖訓夫禮失而求之野聖言不猶愈於野乎信而傳之
不猶愈於疑而廢之乎識大識小若存若亡微言絕學
所存幾何而忍使之散漫而無所統哉吾朝有皇明寶
訓凡祖宗語無一不書今慈湖有先聖大訓凡宣師語
無一不備得寶訓而治統明得大訓而道統著此於經
世功相表裏非小補也故薰沐而敘之以志幸云皇明

萬曆乙卯夏日雲間後學張翼軫宿父甫拜手謹書

自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祇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於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覲無覩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於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證羣記聚爲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人心之惑非敢以是爲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胥正